

方東樹乾隆廿七年生咸豐元年卒年八十

方植之漢學商兌上卷

同治十年三月重刊

漢

兄

望三益齋鐫板

此書乃東晉漢中宗微時刊
之書其書多訛誤

重序

三代以上無經之名經始於周公孔子樂正崇四術春秋教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及至春秋舊法已亡舊俗已熄詐謀
用而仁義之路塞孔子懼乃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制義法
而作春秋春秋亦經也孔子雖未嘗以是教人然其平日所
雅言於人者莫非春秋之義也衛君待子爲政子曰必也正
名乎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季氏伐顓臾旅泰山則使欲止之
至於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論語卒篇載堯曰
一章柳宗元曰是乃夫子所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子曰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又曰小子何莫學夫

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
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故莊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
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六經之爲道不同而其以致用
則一也此周公孔子之教也及秦兼天下席狙詐之俗肆暴
虐之威遂乃蕩滅先王之典法焚燒詩書於時不特經之用
不興並其文字而殄滅之矣漢興購求遺經於是羣經始稍
稍復出或得之屋壁或得之淹中或得之宿儒之口授而固
已殘闕失次斷爛不全賴其時一二老師大儒辛勤補綴修
明而葺治之於是易有四家書與詩三家禮春秋兩家號爲

十四博士則章句所由興家法所由異漢儒之功萬世不可
沒矣自是而至東京魏晉以逮於南北朝累代諸儒遞相衍
說辨益以詳義益以明而其爲說亦益以多矣及至唐人乃
爲之定本定注作爲釋文舉八代數百年之紛紜一朝而大
定焉天下學者耳目心志斬然一齊兼綜條貫垂範百代庶
乎天下爲公而可謂之大當也然其於周公孔子之用猶未
有以明之也及至宋代程朱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聖人
之心而有以得於其精微之際語之無疵行之無弊然後周
公孔子之眞體大用如撥雲霧而睹日月由今而論漢儒宋
儒之功並爲先聖所攸賴有精粗而無軒輊蓋時代使然也

道隱於小成辨生於末學惑中於狂疾誕起於妄庸自南宋
慶元以來朱子既沒之後微言未絕復有鉅子數輩蠶起於
世奮其私智尚其邊見逞其駁雜新慧小辨各私異見務反
朱子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趨不免於非其於道槩乎未
嘗有聞焉者也逮於近⁴世爲漢學者其蔽益甚其識益陋其
所挾惟取漢儒破碎穿鑿謬說揚其波而汨其流抵掌攘袂
明目張膽惟以詆宋儒攻朱子爲急務要之不知學之有統
道之有歸聊相與逞志快意以驚名而已吾嘗譬之經者良
苗也漢儒者農夫之勤畝畬者也耕而耘之以殖其禾稼宋
儒者穫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資其性命養其軀體益其精神

也。非漢儒耕之。則宋儒不得食。宋儒不春而食。則禾稼蔽畝。棄於無用。而羣生無以資其性命。今之爲漢學者。則取其遺秉殫穗。而復殖之。因以笑春食者之非。日夜不息曰。吾將以助農夫之耕耘也。卒其所殖。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飯。先生不得飽。弟子長飢。以此教人。導之爲愚。以此自力。固不獲益。畢世治經。無一言幾於道。無一念及於用。以爲經之事盡於此耳矣。經之意盡於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虛。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蕩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雖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離於周公孔子。其去經也遠矣。嘗觀莊周之陳道術。若世無孔子。天下將安所止。觀漢唐儒者之治經。若無程朱。

天下亦安所止或曰天下之治方術多矣百家往而不反小
大精粗六通四辟一曲之士各有所明雖不能無失然大而
典章制度小而訓詁名物往往亦有補前儒所未及者何子
罪之深也曰昔者周嘗封建諸侯矣諸侯而下爲卿大夫卿
大夫而下爲士士之下爲庶人周固天下之共主也及至末
孫王赧不幸貧弱負責無以歸之逃之洛陽南宮譔臺當是
時士庶人有十金之產者因自豪遂欲以問周京之鼎是以
罪之也十金之產非不有挾也其罪在於問鼎後世之學者
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今之大全賴程朱出而明之乃復以
其謾聞駁辨出死力以詆而毀訾之是何異匹夫負十金之

產而欲問周鼎者也是惡知此天下諸侯所莫敢犯也哉故
余旣明漢儒之有功若彼而復辨諸妄者之失若此後有作
者亦足以明余非樂爲是譏譏也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也

漢學南苑
卷四
四

漢學商兌題辭

研究大箸宏博淵通沉精明辨息羣言之喙區大道之途書
成一家義綜百氏洵斯文之木鐸爲正學之明鐙小師破道
者旣以啓瞶發聵株守陳言者亦足發揮旁達蓋周秦以下
有數之書不僅掇目前之失而已篇中辨漢學之誣猶易見
至辨黃顧諸君之失程朱陸王儒禪兩家幾微毫釐之差字
字如犀分水使人昭然發蒙孟子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者也此書有功聖道其力量豈不越昌黎而上耶姚瑩識
吾始讀植之書有曰今之言漢學者詆毀程朱欲使有宋不
得爲代程朱不得爲人甚訝其言之過後見黃文暘所著通

史發凡以漢及曹魏西晉後魏北周隋唐遼金元十代繫以
正統於北宋書汴州盜趙匡胤與汴州盜朱溫廣州盜劉隱
並附於遼紀之後於南宋書降將趙構與降將劉豫張邦昌
並附於金紀之後由其惡程朱而並及其代其肆妄如此然
後信植之之言非虛構也當喜新尚異之時而諸家之書盛
行於世及今不辨恐他日習非勝是爲後學之害不淺然則
植之此書所以正人心維世道非止一時之書而天下萬世
之書也惜天下之寶者當共寶之朱雅識

弗穿羣籍兼綜百氏康成也理足辭明折衷平允質之前聖
而無疑俟之百氏世而不惑朱子也植之此書實兼是二者然

則姚朱之言非溢美也

陽湖陸繼輅

不徧讀羣書不足知其援據該洽不精深窮理不足知其折衷允當不能包括古今義理是非不足以周知此書之蘊歷選前哲之著其間議論純駁偏全之數曾不得植之之髮鬚眞吾道干城也

元和沈欽韓

讀大箸私心暢然知負荷世教自有人也曩時讀書甚不喜康成然於朱子亦時時腹誹讀先生書敬當力改其失其爲賜豈有量哉竊謂漢宋紛紜亦事勢相激而然得先生昌言之拔本塞源廓清翳障程朱復明此亦功不在禹下者也非博學深思安能得此明辨哉

武進李兆洛

孟冬奉教深慰二十餘年傾向欣幸何旣閣下學問文章閱博冲粹當求之古大賢中豈特足爲憇愚師哉此編博學慎思明辨實爲南宋以來未有之書眞朱子功臣也

寶山毛嶽

生

陶雲汀宮保曰所論漢宋之學得失利害粹然豁然多與鄙見相符晰而不枝覈而能當具見根柢淵通自是一時無兩佟鏡塘方伯曰某束髮受書少長卽潛心周程張朱諸大儒之學旣服膺有年益信其切近平實不過求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耳目口鼻日用動靜之間而極之可賅家國天下齊治平之大凡歷聖授受心法與人之爲人胥是道也承

學之士矜訓詁之一得目爲空疏某嘗思有以止之雅不欲
與人辨難僅就向所服習者爲讀性理述綱齋劄記二刻以
明義理之可守今乃得植之漢學商兌讀之其說先臚利害
道邪說分晰辨詰務拔其幟而後已或曰立說期於明理許
人失而明吾得門戶所以分也應之曰非許其說也惡其說
之害人心也彼以義理爲空疏者固已先病其心矣人不至
寒熱大作而七日不汗雖良醫如和緩謂其病且死彼必不
受植之亦恐人之不受也提其病而示之而人乃瞿然也

漢學商兌序例

近世有爲漢學考證者著書以闢宋儒攻朱子爲本首以言
心言性言理爲厲禁海內名卿鉅公高才碩學數十家遞相
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飛條競欲咀嚼究其所以爲之罪者不
過三端一則以其講學標榜門戶分爭爲害於家國一則以
其言心言性言理墮於空虛心學禪宗爲歧於聖道一則以
其高談性命束書不觀空疏不學爲荒於經術而其人所以
爲言之悖亦有數等若黃震萬斯同顧亭林輩自是目擊時
敝意有所激創爲救病之論而析義未精言之失當楊慎焦
竑毛奇齡輩則出於淺肆矜名深妒宋史創立道學傳若加